

云在流，风在走

稻田氧气



所谓静好便是这般

山野的日常

何婉玲 / 著



看水流，听鸟鸣，摘野果，晒太阳

过泡在茶水里的日子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山野的日常

何婉玲 /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野的日常 / 何婉玲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

公司, 2018.12

ISBN 978-7-5596-2737-7

I. ①山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35580号

山野的日常

作者: 何婉玲

责任编辑: 张 萌

产品经理: 严小敏

特约编辑: 丛龙艳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

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163千字 710mm×1000mm 1/20 印张: 14.8

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737-7

定价: 52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7933435/64243832

目 录

辑一 良日

001

山中四季 /002

我们在乡下有一所房子 /012

摘扁豆花的老人们 /017

乡村演奏会 /020

洗衣 /027

泡在茶水里的日子 /031

晚餐是一天中最隆重的时刻 /038

就是忍不住想唱歌 /042

良宵 /044

二三事 /050

手作 /060

旧物 /064

我只想做冬日檐头的一只麻雀 /069

辑二 思味

075

那山，那水，那盘螺蛳 /076

居有竹，食有肉 /082

在乡下钓鱼才是正经事 /087

喝酒的人是喜欢酒的哪一点 /092

屋头还听岁猪鸣 /100

有西瓜的夏天，才是完整的夏天 /103

卖葛粉的货郎 /108

水晶糕的夏天 /113

想吃水果树上摘 /119

尝尝野草莓

也是个值得实现的目标 /131

思面 /137

米 /141

一种好的婆媳关系，

叫婆婆抓住了我的胃 /145

辑三 眷恋

151

睡不着的乡下午后最适合读书 /152

夜深人静好写作 /156

天上一颗星飞向另一颗星 /161

写一封信给诗人 /163

迷恋 /170

放下 /177

青山元不动，白云自来去 /182

清瘦之瓜 /190

野花 /193

洗澡花和晚饭花 /198

埋在春天的梅花香 /201

那时花开 /206

小云 /211

辑四 山川

219

坐在山上看云影 /220

爬山去 /228

被一张照片所吸引 /233

别人的村庄 /238

固执的人固执地热爱大地山村 /247

白云、黄泥房以及诗和远方 /253

我想开家和莫干山一样的民宿 /259

暗虫唧唧夜绵绵 /264

糟糕，今天下雾霾！ /273

如此慷慨，如此叫人

恋恋不舍的阳光和雨 /275

我的后备厢放了一双鞋 /278

摄影，是一种生活态度 /282

晚安吧，乡村的夜晚 /287

良 日 一 辑

山中四季

春

啊，今年春天来得令人如此措手不及，前几天的雨还是一阵冷似一阵，这会儿站在面山的窗前，外面阳光灿烂，山脚厂房前，两条拴着铁链的狼狗来回走个不停。春的暖意肆无忌惮地挤进室内，明媚得让人有些仓皇。

春天，春天，竟然可以这样迅猛来袭，只不过几天时间，河边杨柳已是绿茸茸一片，千条万条绿丝绦，若无其事地荡着、荡着，连池塘里吹来的风都夹着郁郁青青的绿色。木樨花开着初生鸭子绒毛般的黄，梅



花谢得已经无法辨别哪株是梅、哪株不是梅。

我日日夜夜盼想的春，蛰伏了好长一个冬，如今来了，却来得太快！怎可这么快，怎可不打招呼就来，这令我分外生气！你看，桃花都要开了，一只只粉色花苞，顶在树枝上，最令人生气的是梨树，白色的梨花满树满树盛放，大前天，不，也就前天，我路过它们，还是静悄悄的，它们一定在偷笑，在猜测今天的我会是何等惊讶。

我不仅惊讶，我还生气，它们怎可就这样全部冒出来了，莽莽撞撞，春天还长着呢！我为它们哀伤，哀伤这些骄傲的花儿总是弄不明白细水长流的真谛。

一夜春风过，隔壁大伯菜园边的月季冒出好多新叶，万年青更坚挺了，胭脂花也有了动静，最美的是海棠，之前还是一个一个黄豆大小的花苞，现在一朵一朵绽开，玫瑰色的花瓣，薄如蝉翼，媚媚幽幽。

春天适合步行，三公里山路，走五十分钟，双脚踩在泥土上分外踏实，那些春风拂着我，花香拂着我，揉一团在手上，手心就沁出汗来。我路过乡村礼堂，迎春花站在门口；路过石拱桥，栎树将它狭长的树叶探向我的额头；路过橘树林，两只小蛤蟆挡住我的去路。我觉得舒心，连呼出的气都有兰花香。

住在山里，到处是“生长的欢愉”，三月四月桃花、油菜花开，五

月摘杨梅，六月结枇杷，七月八月映日荷花别样红，九月十月稻田青黄相间，十一月山脚田边野菊开，十二月一月山坳寻梅。

是春天，打开了山中四季。

夏

这个时候你应该在树荫下呼哧呼哧淌着大汗，这个时候你应该浸在山谷溪中享受清凉，这个时候你应该望着天空白云朵朵，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在小店的冷柜前挑选冰得最冰的冰棍，这个时候你应该躺在地砖上享受一个打盹的午后，这个时候你应该携着雨具去田边问候暴雨中的白鹭……

总之，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坐在城市森林的空调房，和这个夏天失之交臂！

盛夏七八月，烈日炎炎，花啊、树啊、草啊、庄稼啊，都已脱了春天的含羞带露，山中的荷塘，不蔓不枝，婉婉亭亭，早已是接天莲叶无穷碧。

小时候老家乡下，户户都有一个大木盆，平日用来洗衣、做澡盆，

荷花开了，坐着木盆摇摇晃晃去摘莲蓬。我和妹妹两人各坐木盆一边，莲叶田田，水被我们拨得咕咚咕咚响。莲心苦，莲藕脆，鱼戏木桶边，是那时最美的夏日画面。

现在的山中生活，可繁可简，吃刚剥的新鲜莲子，泡一碗藕粉，晚餐做一道荷叶粉蒸肉，或者再来点香滑软糯藕，朋友从城里送来的西湖莼菜汤还打着袖珍荷叶卷儿，一瓶冰镇啤酒，几只蚊虫儿飞，头顶的黄灯笼被几百公里外的海风吹得晃荡不停。

下午朋友打来电话，说是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昨日刚回乡。大家骑着摩托车从四面八方赶去。一路山峦层层叠叠，梯田层层叠叠，夏日傍晚的斜阳，温柔了酷暑，这是我第一次坐在摩托车后座上，感受到风呼啦啦刮过耳旁，水哗啦啦缠住山岩，整个人像要飞起来！

真的，再也找不到哪里的夏日傍晚比这山中更旖旎销魂了。



秋

秋日如蜜，像掺了糖一样。江南的秋天很短，山中也不例外，短得就像午间小憩，还没来得及睁眼，就被冬天劫持而走。难怪郁达夫说，江南的秋，“总是看不饱，尝不透，赏玩不到十足”。成语中所说的“秋高气爽”，也不过那么短短半月，稻子黄了，天淡了，江水平了，也只是一种“半开半醉”的秋。

桂花香了，秋就来了；菊花开了，秋就盛了。

桂花的香，隐匿无形，走到哪里，跟到哪里，这香味，让人想起蜜豆桂花糕和桂花莲藕。桂花季并不长，它们像畏冷的孩子，一阵寒雨，花落无数。用竹匾将桂花收集起来，蜂蜜浸之，可制香甜的桂花糖。

秋风一阵紧似一阵。都说“愁”字心里藏了个“秋”。阳光无力，雨、雨、雨，在秋天下个不停，泥地里更是湿漉漉一团。秋愁催人老。苏东坡写：“一回醉一回病，一回慵；朝来庭下，光阴如箭，似无言，有意伤依。”

早晨起来，将厚厚的被子往身上裹了裹，觉得温暖许多，我们的意志被秋一点点蚕食，在这即将转凉的平凡一天，我们摇身一变，变成枝头一片摇摇欲坠的树叶，只盼着天再凉一点，再凉一点，来一场凛冽而

尖锐的寒风，让满树叶片像雪花一样扑簌簌落下，凋零，飞舞，然后在土地里什么也不做，什么也不想，静静等候下一个春季来临。

隔壁阿婆一大早站在门口洗衣。洗衣锤一下两下打在衣物的纤维上。“阿婆，这么冷的天，用冷水洗衣不冷吗？”“不冷啊，用的是井水，比手还暖呢！”洗完衣服，阿婆又开始忙碌着喂食鸡鸭，收拾柴垛。

秋愁，并未打扰到阿婆，它能侵蚀的仅是我们这些一大早赖在床上且并未真正“生在此山中”的外来客。

我的秋天，不是名花，不是美酒，不是硕果，不是丰收，是千山红叶飞，是窗前一盏灯，是被里一卷书，我倒爱这样的愁滋味，清清冷冷淡淡的，满是文学味儿。

冬

这个冬天特别漫长，没完没了的。长时间地手指冰冷。要在这个恼人的冬天回想几处最美场景，真是挺难。

雪后的村庄一定是极美的。可是近年来的雪总是小气巴巴，飘个两三片，没落地就化了。什么千山暮雪白屋贫，只能靠想象。沿江驱车，

过两县交界的旧关隘，倒是有一片芦苇美如雪。那里的芦苇两人高，没风的日子，狄狄芦花如絮，白雪一样白，白雪一样雪。

江上游来几只黑色小野鸭，发出一声两声叫声，清冽冽地回荡在后山连绵起伏的山谷里。

江边有一座石屋，屋子中间放一张积满灰尘的木椅和一些废旧的农作工具。上一次造访这间石屋是两年前，初夏的江滨，草长莺飞，杂花生树，芦苇还是碧油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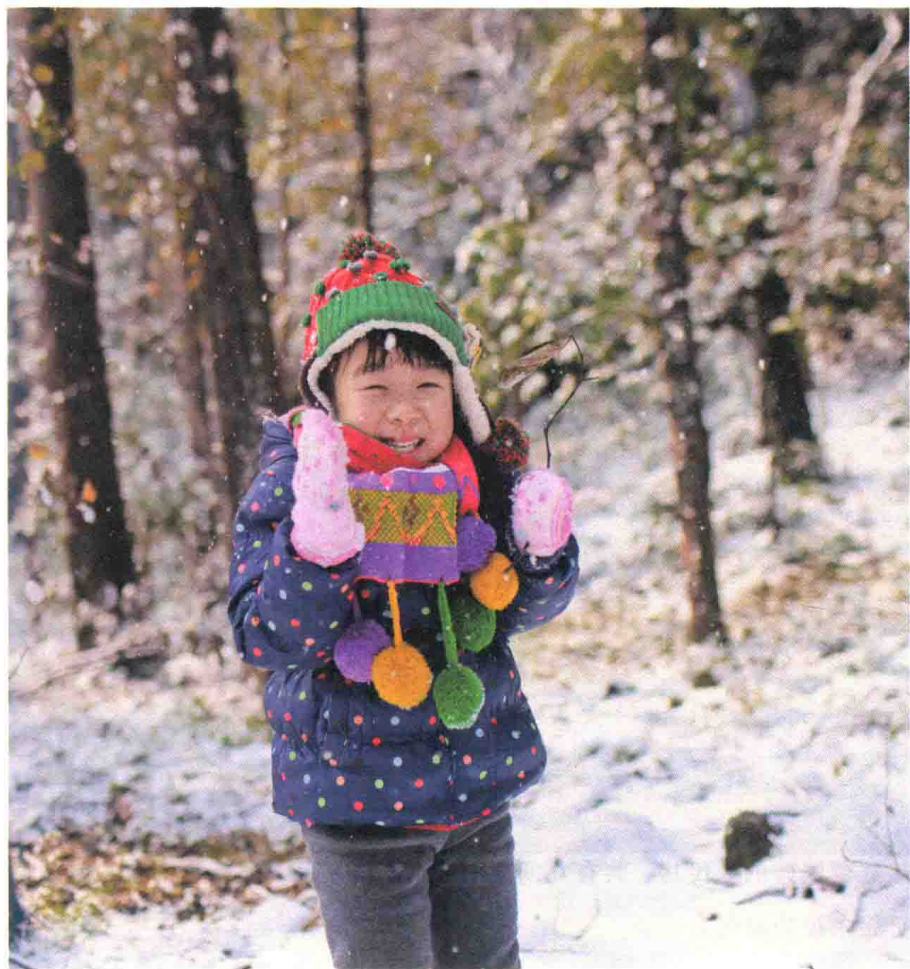
除却这片野芦苇，整个冬日还能让人怀想的要数农历年里的烟火。

因为雾霾，城里早就禁了烟花爆竹。没了烟火，城里人过新年还能去KTV，去寺庙抢零点的头香，或者拉上行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新年旅行。如今想要感受儿时的烟火新年，只能回乡下咯。

除了例常的冲天炮、千响炮，大家还买了各式礼花，一粒火星拖着尾巴急速冲上天空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打开如彗星、如鲜花般的灿灿星火。礼花的声音大致分为三类——吱吱吱吱吱、吱啦啦啦啦、吱啦吱啦吱啦，一下一下，像这个村庄的心跳，把大地和山脊都照亮，让黑夜中的一切黑暗都无处可遁，让一年中最隆重的一顿晚餐有了个隆重的开场。

“妈妈，你看，山那边有烟花！”女儿指着河水那边的山谷。

是啊，有烟火，要不是这烟火，谁能发现，仅一山之隔，还住着人家？



我们在乡下有一所房子

我们在乡下有一所房子，距离上次短暂停留，又是大半年过去。

新修的公路已见雏形，再也不用走山路十八弯的山间小路。到达村口，原先的小卖部拆了，贴着土气瓷砖的农民别墅又新添许多，密密麻麻挤在一块儿，芒草、狗尾巴草还有南瓜的藤蔓死死封住了厨房大门，门前雾色中长满毛茸茸松树的山丘像是又长高了些。

当我们车子夜间赶到时，就像一群动物偷偷潜入乡间的黑夜，隔壁家的几条狗一阵狂吠，打破了夜晚的寂静。

得知我们回来，舅妈已提前打扫好房子，掸了蜘蛛网，晒了被子，开窗透了气。一到家，我们就将三楼上下开得灯火通明。这是一幢铺着赭红色瓷砖的农民房，共有九间屋子、六个洗手间，还有一个空中露台，听起来相当豪气。